

爲幸福而鬥爭

何 苦 作

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

爲幸福而鬥爭

何 苦 作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6003

爲幸福而鬥爭

作 者： 何 苦

出版者： 華北人民出版社

(北京香餌胡同七十三號)

總經售： 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

印刷者： 北京日報印刷二廠
京華第一印書館北京廠

1—65,000

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

定價2,400元

本書45,000字

內容提要

這本小說的主要人物，是一個普通工人。他在舊社會裏受盡折磨，也和反動派進行過頑強鬥爭。從鬥爭中他認識到：「要幸福就必須鬥爭，鬥爭的目的就是爲了保衛幸福。」

因此，他在抗美援朝運動中，挺身走上了鬥爭的最前綫。在突破三八綫、強渡臨津江的戰役中，他表現出工人階級的鋼鐵意志，狠狠地打擊了敵人，也把自己鍛鍊得更勇敢、更堅強。

從這個工人身上，可以看到新中國的優秀兒女們，是爲了爭取全人類的幸福，才對和平事業表現得這樣無限忠誠。

一 在前進的列車中

世界各民族兒女

我們都熱愛着和平

在這艱苦的年代

我們要爲幸福而鬥爭

……

列車，帶着雄壯的歌聲，從南向北，穿過村莊，穿過城鎮，在遼闊的曠野上，飛也似地奔馳着。

這間車廂，熱鬧得像個俱樂部，戰士們三個一羣五個一夥地聚在一起嬉笑着。這邊，一夥人圍着排長講戰鬥故事，那邊，一羣小伙子鼓着掌閱一個同志出節目，有些人聚精會神地在打撲克牌、下跳棋；但也有人在一邊靜靜地看書報。

政委推門進來，邊走邊笑。

『好熱鬧，還是你們這裏活躍，我們那個車廂裏，有些同志已經叫火車幌得打瞌睡了。』政委說着，走到班長王振魯面前，問道：『你們連新來的同志呢？』

『這不是，』王振魯指着對面座位上的幾個年輕人說，『還有兩個同志，在那邊打撲克牌，要不要叫他們來？』

『要不要。讓他們玩去吧，沒有什麼要緊事，我是想找他們隨便談談。』政委在他們身邊坐下來，向對面那個頂年輕的戰士問道：『你多大了，看樣子你很年輕。』

『報告政委，我已經十八歲了。』那個頂年輕的戰士站起身來回答。

『坐下說，同志，』政委親切地拉着他的手，『才從學校出來的吧？』

『今年暑假，初中才畢業。』

『你家裏同意你來參軍？』

『媽媽鼓勵我來參軍的，媽媽同志說：「保衛祖國是每個青年人應負的責任，志願軍是最好的大學校，到戰鬥中學習去吧。」』

『媽媽同志？』

『媽媽在「婦聯」工作，我們兄弟姐妹都管她叫「媽媽同志」。』

『哦……』政委笑了，扭過頭向另一個戰士揚揚臉，『你哪，同志，你原先是做什

麼工作的？」

『我原先是搞合作社的，我代表十三個人來參加志願軍……』那個戰士板着臉嚴肅地說：『我們合作社一共十三個業務員，我參了軍，他們十二個人照樣保證完成十三個人的任務，一直到抗美援朝勝利的時候，決不添人。』

『也不能這樣死規定，比方說，合作社業務發展了，也不添人麼？』王振魯開玩笑地打岔。

『嘿……反正，這麼說吧，他們在後方多出把汗，我呢，到前方去打美國鬼子，主要就是想辦法增加抗美援朝的力量。』那個戰士不慌不忙地解釋。

『你們這個辦法不錯。』政委笑着拍拍他的肩膀。又問另一個戰士：『你呢，大概是個農民出身的同志吧！』

『是的，政委，我在村裏當過民兵。』

『那，我沒猜錯，別看我離開犁耙鋤頭二十多年了，莊稼人的味兒一見面就能聞出來。你呢，同志，看樣子是城市裏長大的。』政委笑着，轉向那個大高個兒戰士。

『我是在工會做羣衆工作的。』那個大高個兒粗聲粗氣地回答。

『以前呢？』

『電氣工人。』

『解放以後參加工作的？』

『解放以前就鬥過偽工會，解放後參加南下工作團南下的。』

『那，你是參加過地下鬥爭的。』

『是的，政委。』

『地下鬥爭……』政委含笑點點頭，『這談起來一定挺有意思，怎麼樣，談談吧？』

『怎麼談呢？』大個子戰士偏著頭思索着。

『隨便談，比方說，先談談你的家，你父親……』

『我們家是天津人，父親是個扛河壩的，我起小就跟着父親在碼頭上拾破爛。』

『你小時候一定很淘氣。』政委插嘴說。

『是啊，很喜歡打架，那時候，碼頭上常鬧事，「洋狗」和「把頭」壓得太厲害了，父親和一些工人們就跟他們幹架，他說：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要是狗日的們硬要騎在咱脖子上拉屎，咱就得給他們個樣兒看看，叫他知道咱嘴裏也有牙，要不然，這世道窮人就沒法站腳！」從那以後，我也學會了這一手，誰要欺侮我就跟他打架……』

『我十五歲上，父親就去世了，我進了發電廠當學徒，那會兒日本人多兇，他打我照樣敢跟他們回手，漢奸翻譯，不在話下，惹着咱照樣「尅」他！』

『那，你一定吃了很多苦頭。』政委又插了一句。

『自然啊，當時免不了要吃眼前虧，可是過後他們對我就有三分「怵頭」。人哪，就怕沒骨氣，那時我這麼尋思：這一口氣憋在肚裏一輩子的病，咱好比杉木桿——能折不能彎……』

『後來，國民黨接收大員們來了，這羣雜種成立了偽工會，把從前害過人的漢奸流氓全弄進工會裏當委員，工友們縮兒啦，就選代表到法院裏去告他們。你猜法院怎麼說？他們說，這羣漢奸流氓是他們的地下工作人員，狀子駁了回來，還把代表們扣押了好幾天……』

『這一下我忍不住了，我闖進偽工會去找個懂人事的講講理，一進門，喝！如狼似虎地一羣「胳膊根」就把我圍上了，咱不能含糊，不能給工友們丟人，當時我就破口大罵，有兩個小子衝到我跟前想動手，叫我攔住他手腕子一擰，底下一腳，給小子來了個狗吃屎，後來，他們仗人多，把我按到地上狠狠地捶了我一頓，外頭工友們火兒啦，衝進門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給他砸了個稀里嘩啦，這纔算把我救了……』

「我躺倒差不多半月，有一天，張大哥來看我，他是我們廠燒鍋爐的，他問我：

「怎麼樣？兄弟！」我說：「寧折骨頭不彎腰，寧掉腦袋不低頭。這羣雜種，我早就看穿他們的來歷了，他媽的簡直跟日本鬼子漢奸是柳條穿王八——一溜子貨！這是咱們工人的死對頭，只要有口氣，胳膊腿能動彈，沒別的說的，跟狗日的拼啦！」他搖搖頭說：「不頂用，兄弟。一根鐵棍容易折；千萬根麻線擰成繩，你想想那有多大勁？」我問：「依你說，該怎麼辦？」他說：「以後再說吧，過幾天等你傷養好了再商量。」我素來就是個火爆性子，這時候那還忍得住再過幾天？我咬緊牙熬住痛「沖」的一下子坐起身來，抓住張大哥的手說：「馬上說吧，這點傷沒什麼。」張大哥看這情形，不說是不行了，就湊到我耳根前悄悄地告訴我：「首先，咱要告訴工友們，誰是咱們工人的死對頭，咱要想不受欺壓，大夥就得捏成團。咱們聯合起來成立新工會，有了自己的組織，就能替咱們說話，替咱們辦事，這就有了力量啦。」我一聽這話，高興得挑起大拇指說：「好大哥，辦法高！」他說：「光說不行，人無頭不走，鳥無翅不飛，得有人領頭幹。」我用手一拍胸脯子，說：「好，算我一個，只要爲了大夥的事，那怕上刀山下油鍋，咱決不能皺皺眉頭，大哥，你說怎麼幹吧！」他說：「別心急，這不是一兩個人就能辦成的事，趕明兒我給你介紹幾個朋友，大夥商量商量。」……

『就這樣，像點火似的，起初冒煙，後來唵啦一下就紅了天。我們把偽工會的漢奸流氓趕跑了，成立了自己的新工會。這一下反動派可就惱羞成怒，現了原形啦！派來特務憲兵，好像打仗似的，連美式裝甲車都開進了工廠，那些漢奸流氓也全都是美式武裝，挎着手槍、拿着銬子到廠裏抓人，我、張大哥還有一些進步的工友被捕下了獄……』

『反動派扣押了咱們人，可壓不住成千萬工人們的心，這時，全市工人遊行、罷工，像潮水似的翻騰開了，這一來，反動派可真慌了爪子，誰不知道他們是靠咱們的血汗過日子，咱一不動彈，煙筒不冒煙，機器就全得停擺。他們沒辦法，只好答應釋放被捕的工友……』

『有一天，我給帶去過堂。這回，是一個乾瘦得像猴兒似的特務，他一見面便笑嘻嘻地對我說：「我們調查清楚了，你不是共產黨，你不過是年輕無知，一時糊塗，跟着別人胡鬧。來來來，在這張悔過書上打個手印，馬上放你回去。」我當時摸不清他們又玩什麼花樣，沒答理他。他又說：「你這小伙子挺能幹，只要你好好悔過，我們還要重用你。」我說：「滾你媽的蛋！我又沒犯罪，悔的那門子過？手印是不打，你們槍斃我好啦！」那個老特務冷笑幾聲，用手一拍桌子說：「槍斃你，沒這麼便宜，告訴你，你不悔過，就不用打算再上工了，你天大的本事也翻不過我手心去，我要活活的餓死

你。」……

『他們把我放了，工廠裏也把我開除了，我走遍全市工廠也找不到職業。特務緊釘着我。有一回，我託朋友在一家私營電料行找到了工作，可是過不兩天掌櫃的就把我辭退了，他說「官面上給了話，不叫上新工人。」……』

『他們害我還不够，還想把我們全家逼上死路，我妹妹在紡織廠做工，特務常常去威脅她：「勸勸你哥哥吧，不寫悔過書，任他多好手藝也找不到事由。」我妹妹乾脆給了他一個大釘子：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們哥兒們各人管個人，你少跟我來這一套！」以後，特務就常派一些小流氓去侮辱她。我的小妹才九歲，在紡織廠工人子弟學校上學，他們叫她：「小八路」，嚇得小妹妹再也不敢進學校……』

『妹妹被特務流氓逼得常常生病歇工，我又找不到工作，家裏一頓乾一頓稀都糊不上口。有一回，媽媽勸我：「算了，孩子，跟他們和緩點，找個事由幹吧，不然，咱們會餓死呀。」我說：「那可不行，媽媽，咱們寧死也不能低頭，要不然，反動派會把工人壓扁的。」……』

『爲了生活，我經常提心吊胆地躲過特務的眼睛出去找活做，蹬幾天三輪，扛兩天大個，有時候跑到四五十里外的鄉下去做零活，可是我照樣組織工人活動，照樣參加示

威遊行……

『永也忘不了這一天，這是張大哥出獄後一星期的事，在市郊一個小樹林子裏，我、張大哥，還有一個從沒見過面的同志，這是接受我入黨的黨代表，在這裏，秘密舉行了宣誓儀式。從這天起，我的眼睛亮了，鬥爭目的更明確了，幹什麼都覺着更有勁了……』

『解放了，我回到自己的工廠。我們兄妹兩個每月收入上千斤小米的工資，物價又穩定，同志，你想想我們一家四口的小日子過得多快活！這時候，我自己尋思：「從前咱懵懂懂的一個人胡闖亂幹，張大哥用毛主席的真理把咱的心照亮了，這會兒，咱過上了好日子。可是南方還沒解放，還有成千萬弟兄過着從前咱受過的苦日子，於是我就下了決心，到新解放地區去做組織羣衆工作，我就參加南下工作團到南方來了……』

『工作了一年多，當地工會組織健全了，新幹部成長起來了，上級打算調我回華北，到一個工業學校去學技術。我從來沒進過學校門，當時高興得別提啦。就在這天晚上，我聽到市長的「開展抗美援朝運動」的時事報告……』

『聽了報告回來，心裏像着了把火似的，怎樣也安靜不下去了。美國鬼子，這不是前兩年還在咱們土地上爲非作歹的強盜麼？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人民的武器不就是他們送來

的麼？鎮壓工人運動的裝甲車，不就是美式裝備麼？現在，這些強盜又來侵略朝鮮，又打到咱們大門口來了……我想來想去，折騰了大半宿，我決定了，向上級請求參加志願軍，到朝鮮前綫打美國鬼子去！」大個子越說越激動，臉漲得紅紅的，拳頭攢得緊緊的，濃黑的眉毛幾乎擰成一個團。」

『你不去學習了？』那個頂年輕的戰士天真地問。『怎麼不學習，跟你一樣，到戰鬥中學習去，』大個子回答。『一個革命者首先要學會愛祖國，恨敵人。學會這一課將來幹什麼都有勁。誰不願意在太平環境裏學技術呢？誰不願意跟媽媽妹妹們住在一起過歡樂日子呢？這不是時候啊，你知道，一個人受了苦就跟刀子在心上劃了印兒似的，什麼時候都會記得真真的，當我聽到美軍侵略祖國邊境的消息，我立刻想起了過去的苦日子，這會兒，就有一股子強大的力量在吸引我，我什麼也不想，只想端起槍衝到敵人面前去。』

大個子向那個年輕的戰士耐心解說著，像哥哥對待弟弟似的，政委看了這情景，高興得笑起來。

『我說得不對嗎？政委！』大個子戰士問道。

『說得很對。』政委笑着說，『這列車上的戰士們和你的想法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』

不過你受的苦難多，經過的鬥爭多，在認識問題上比較深刻。你多大了？」

『二十五。』

『叫什麼名子？』

『陶寶貴。』

『是電話員？』

『是的，政委，』王振魯插嘴說：『他跟我是一個班。』

『那很好，以後多幫助他吧。』政委看了看錶，站起身來，『同志們，以後有機會常在一起談談吧。』說完這句話，政委走出去了。

『我們的政委真好！』那個頂年輕的戰士望着他的背影說。

『長征時候的老戰士啦！』王振魯說。

『長征……』年輕的戰士搬着自己的指頭計算着，『哎呀，那時候我剛出生……』

『是啊，可是他已經替老百姓打了幾年仗啦！』

人們又笑起來。

二 再見吧，親愛的媽媽……

早晨，車站很忙碌，人很多，但很安靜。旅客們很規矩地在候車室內等待着進站的信號，列車整整齊齊地排列在站台旁邊的鐵軌上，每隔一些時候，擴音器便響起播音員清脆的聲音，引導着旅客們進站口，上月台，引導着旅客們按次序登車，然後鈴聲一響，列車便緩緩地開出站去。單從外觀上看，你簡直不能想像，這是一個每天輪流成千萬旅客，成千噸貨物的鐵路中心站。

一個車站職員，把陶大娘母女三個帶到第三站台，讓她們在長靠椅上坐下來。

『老太太，您就在這兒稍候一會，還差十幾分鐘車就進站了。再過個把鐘頭，我們站上還要發一列抗美援朝列車哩。』

『也是志願軍軍車？』陶大娘問。

『不完全是軍人，也有後勤人員。有汽車司機，有醫務工作者，有工程技術人員，還有……』車站職員一揚眉頭，『還有我們鐵路工人。』

『有開火車的？』

『是啊，老太太，上星期已經走了一批，這是第二批了。我們鐵路工會要歡送他們，等會您看看，鮮花錦旗、銅喇叭樂隊，可熱鬧着哪！』車站職員說完，在陶大娘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個舉手禮，轉身工作去了。

遠處，不斷地傳來機車的吼叫。陶大娘精神漸漸緊張起來，心，直打撲通，她覺着彷彿像喝醉了酒，臉上熱烘烘地，她用手一摸，可不是有些發燒！

『快兩年，沒見寶貴的面了，這孩子，像個野鷹子似的沒點準性，頭一封信還說要調回來學習，沒幾天又來信說要參加志願軍到朝鮮打美國鬼子去。別看我是個一字不識的老婆子，抗美援朝這點意思咱可懂得，參軍，我同意，要不然，誰來保衛咱過的太平日子？可是話是那麼說，這作媽媽的心裏總有那麼一點兒……』

陶大娘想着，鼻子一酸淚珠兒就圍着眼眶轉。

『媽媽！』桂蘭用眼光提醒她。

陶大娘扭過臉去擤了把鼻涕，偷偷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轉過身來臉上又露出一絲微笑。

『不能，決不能，這算什麼呢？寶貴是志願軍，我是志願軍的媽媽，剛才，站長把